七修類稿

七修類藁卷之二十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陶詩紀甲子

五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熈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有恥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

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為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貶後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亦遂以為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耶題甲子而不初元嘉之作如集中贈長沙公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諸反不題甲子何邪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

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泪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追恭
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邪蓋偶尔題之後人倘尔類之豈
陶公之意邪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嬙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勑
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
庭令求行此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
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後匈奴
求美人為閼氏上於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於班
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以雜記即劉歆之漢書而
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此書餘則固已

全取為漢書矣觀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為是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秪據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又當時畫工人皆止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楊望樊青等俱棄世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鵝經

義之書經換鵝事張茣累各雜記辨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義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其辨首著其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鵝求市不得因為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鵝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

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羲之愛白鵝遂以數頭聯之得其書翰（出張君房雲笈七籤）俱緣以寫經換鵝故後人指為一事辯之紛紛也獨李太白於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亦不至如此悞也

兩冰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處其一岳珂桯史所載為大曆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瑾雲烟過眼所載為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未知孰

是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覈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為曹覇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卽用張翰蓴鱸故事被人譏非其地觧曰淡地里志吳縣隸會稽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鎭四府秦漢名為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為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為越矣然終不可易其父名之越況在於唐時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為之觧且又不知蘇松眞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觧之矣

針氈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氈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氈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綸一曰關而不知其故也蓋綸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關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擬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且關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爲倫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爲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鐵佛高七十尺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昌造平等閣以覆鐵佛以其異也嘗聞予友孫惟謨光云過眞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龍興按眞定即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爲宋建閣名大悲予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空自足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耶

茶旗鎗

世傳茶有一橫一竪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蓋此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寖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

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聖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雨鎗與旗王荊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為旗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一有別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

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直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為疑塚者孔林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啓南周畫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自披脚直上脈絡形勢纍纍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鍔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木多着烟靄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疎密之[illegible]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甚虎然二子位處多少其一節也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毋丘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爲曹操小字耶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内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内中路見兵攢耀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死鬼矣又羯鼓録内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始知

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爲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諸木皆黃楊爲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遇閏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腳科頭

盧仝婢子赤腳老不避人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腳老無

齒溫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禿春黄粱

張長史慣科頭莊子羨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

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人爲虞姬戚夫人爲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眞可爲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

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為龍

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保叔衿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霏雪録以為保所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榮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為烏龍潭似二地矣前出誌書後出宋御史林釆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為雞口莫為牛後舊國策作雞尸牛從而沈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諺

如此亦非秦所故爲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云牛從哉當以史記爲是

格言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誰爲之者得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梭山之言後四句乃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不知爲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也昔人論顏書惟此與中興頌最爲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古時已無

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贊雖流於世世多實之自今觀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補本搨損者耳又其文與文選所載有二字不同選本棄俗登仙碑曰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碑曰神交予意木板易於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訛之難易自別然交與交字周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可並哉當以碑為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歐陽好古不减老米而金

石錄亦可謂滄海劉味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皆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若何耶豈書法之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劍錄之鈌干將鏌鋣甚為鈌典按高氏唐參軍劣琇之妻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鉅妻弁註于石

漢唐事訛

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為令令退為嗇夫與今史文廻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究者皆復位與史云白因李進復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予以前當依碑蓋公事也

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或有誤

碧落碑

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爲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書五總志以爲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譔爲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爲孝子事耶或爲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惟見二白鴿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臥看二日毀其佳者數字實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懋而神其說者數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爲信又

無毀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增李陽冰之事也況陽冰豈忌善者哉就使誠有道士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邪又且有化鳥之妄元吾子行學古編已辯爲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字果於難識所獲楷書者一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辯而後書邪今附錄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誼譔諶衡柩在疚宄懷栔所永言報德思字缺一良因字缺一立大道天尊逮侍其像粤若稽古藐覿遂初真宰真乎得一混字缺一表於冲字缺一玄之又玄躋超言像之

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缺字一順風勞乎廣索
汾陽御缺字一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蘊也其寄於寥廓之
場焉至於玉笈宣微琅函吐秘方缺字一神闕蒙轂靈遊倏
忽九垓導飛廉而從敦圄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
亦缺字一章逸軌聆嚮孤風渟化其際幽契無爽伏以先妣
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瀋闈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
箴訓故紘綖得禰粢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闈以睦況倚缺
字分廾之澤從居側缺字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
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缺字一壇敷
敎暢微言之盛範儒玄爽洞在俗兩該德冠册儀事高嬪
典豈圖昊天缺字二積善無徵外罰亦鍾荼蓼俄集訓導

纏過隙感切風枝泣血攀號自期顛殞祇奉嚴訓慈懃備
隆倫存視息遷移氣序几筵帳嘗膽望長違創缺一字徒深
寄哀何地所以貪逮餘漏祈福玄缺二字寫真容庶幾終古
而土木非可久之致鎔鑄爲誨盜之光彌泰冲規圖難貞
質聆容伊穆玄儀有燔金真缺二字疑金門之易奔琳華揚
彩若缺一字房之可覩既裝交映歘駕[illegible]帝晨飾翠雲之缺
字香重散朱陵之馥哉彤髮䡛式展缺一字祈以此勝因上
資神理伏願栖真碧落飛缺一字黃庭謁群帝於天闕携列
仙於雲路融心懸解宅茲帶茂注儀隣以洞煥指乾坤而
齊極介茲多祉藩屏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衍陔
自勵與申缺一字鳥之志孔明在鑒匪日道遐昌言嘷缺一字

燕斯無棭背人銜哀罔極鉛槧騰聲柰[缺一字]克劭義切張懇之誄至德與思痛深陸機之賦况清輝楚範宛若前[缺一字]贍言景[缺一字]敢忘刻紀餘魂弱喘情不逮文董託真獻直書必事音儀日遠風烈空傳叨心[缺一字]慕終天何及

右碧落碑又有無缺字者恐則近時翻刻筆法不逮古遠矣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今以史考之少一太息意新書內則俱載之杂分為各篇又不似史之撮其要後復逐篇對以史文惟銅布一篇史不曾取疑卽是也不然何以曰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漢諱不諱

漢以火德從丙勝故洛字改從隹而國號漢字又何不忌耶劉字為卯金刀故作剛卯行金刀而國姓說文何以無劉字止有卯金田鎦字耶此皆不可曉

韓柳非寓言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托見其奇崛高古也予讀姓氏急就編有軒轅彌明名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靜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為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柳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嘲時人以文為戲然呂山吳汝璞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品彙亦載李赤詩短敘以李後

爲厠鬼所惑而終攜此則二文嘗有是事矣

三代交易專物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貿絲則曰以粟易械器然而鹽鐵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此亦論錢較者所當知

詩非蹈襲

子美詩有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莽應物亦有采菊露未晞舉頭見南山又東坡續麗人行首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

曉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薩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
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
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略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
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爲點鐵化金刺則以爲蹈襲古詩附
會譏誚殊爲可厭予略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並特待句
亦點化而應物天錫詎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咏
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論人詩多往往爲
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黔南十絕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逐首
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巧於剪裁是也
又范廖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
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故阻雨衡山尉廳偶然遇

事信手書尔廖復以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鐵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尉廳之詩固然而黔南十絕豈亦忘之爲得也哉又黄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何時人也（出雲谷雜記）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者乃錢塘吳自牧作（出南濠文跋）吳元人也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庵道開集（出濮表語）澤多游錄則宋耐得翁撰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之詞則宋于國寶作（出武林舊事）亢倉子江城人王士源作（見孟浩然集序）天寶遺事乃豫州人王衎成作（見錄鬼簿）史記稱褚先生者褚少孫也

左氏學議

東萊呂成公祖謙娶後一月不出門人謂其已荒也及出則成左氏博議一帙今之為師者皆以此警惰余則疑之蓋一月三十日今博議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將幾篇耶況又言精選則其他尚多古人雖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苟也後乃于金陵鬻書者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前有有序謂為諸生課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於上在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

說一云嘗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爲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擬唐慈恩之題耳昨讀載植鼠璞以謂予得唐雁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其訛耶不然載植之說抑僞言耶

周破胡

毀即墨與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烈女傳

七修類藁二十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二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玉樓玉環夜光

唐玄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爲玉樓故坡詩云東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熒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片染流黄之火者爲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璧朐（音蠢）䏰（音潤）諸書皆以爲虫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爲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未考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煓一名執嘉（漢章帝紀註）名煴字執嘉（帝王世紀）名端字執嘉（唐宰相世系表）曹參字子敬（博物志）字敬伯（史記註）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棊牖下眠看酒恰中則是棊牖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趺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杜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逋翁乃擔糞者耶

藍縷

令人以衣敝者為藍縷老杜詩曰山僧衣藍縷告訴棟[illegible]

擢續仙傳又作繿縷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為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為之矣然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諸

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答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周昌鄧艾之病

讖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為讖也其詩云坐久喧暫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且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昔鄭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轂本爲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

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録第四五句乃宋賀倚翁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一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於豪

芙蓉詞

有菩薩蛮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總芳鴈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

採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擲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朦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聊偶得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耳季迪名啓姑蘇人　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楊基張羽徐賁為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一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句每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

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晚嘆一篇書憤之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絶云死後無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爲韓侂胄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寒林所乞耳朶

寒林者夷狄棄屍之地今借而爲鬼魂依棲之所乞耳朶夷狄之主宮室也是爲要地今耳爲人之要地借用於耳者云然

楊大年絶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傳

此詩為楊大年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觸首遂吟是作西清詩話又辯非楊億之詩乃太白榜峯頂寺詩也予意太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星辰巳與楊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楊之言行録亦無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為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凳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搴草而坐是也今方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卓燕飲即設於席上席上即地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之地今飲以卓稱曰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見諸書所載穢德頗彰槩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婿已可惟矣晉身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勑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耻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闋卧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畫寫吉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過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褻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如范雎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原以為始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不知始也笏手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挫下方如今道士所執其來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裨冕搢笏歷代所有續事始以為周之前以有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但空言耳紀聞以為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據也噫焉鑒輩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僭稱公

今之僭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字弁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然不知其來遠矣晉惠㤗

人皆稱遂公東坡臥游錄載道一遇雲從都下東還遂人
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之所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誌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之錢之品樣悉為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郛乃元陶九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

國朝永樂通寶豈古人先知耶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裒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圖法沿革增入十布契刀之類萃之為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蘭亭

褉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予嘗聞詹仲和論右軍書禊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文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別帖數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為可貴玩之易盡蘭亭既文而長真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昨偶讀宋思陵翰墨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内臣蓁尹處見之形如鸚鵡少大遍體緋羽從雲叢説以為飛蛾誤矣又曰鶩野鴨豈同[illegible]

鶩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邪讀困學紀聞乃知庾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何李事

賈挺才言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長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何作史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略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尚書胡末渚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為此億度之

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耶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显仁
后（徽宗妃高宗母韋氏）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哥言之吾南歸
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爲
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間閒
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宫
金針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
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
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繼啜茶遂辭去后
詢其報德讓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孫朱仙觀足矣[illegible]
衣出將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謂明公之
實證也又考終欽宗在虜朱止遣巫伋一迎而不終請亦

可疑

末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蒓羹末下鹽豉人皆以蒓羹不成於鹽豉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蒓菜下鹽豉又曰肯將鹽豉下蒓羹殊不知末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末字并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因話錄今呼蘇人為鹽豉蒓乃吳羹誠有為也又如頡羹乃頡川地名出學林新編予開河南扶溝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想即是也今人以漢祖因嫂不與之羹故以其名封訛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去声陳勝徇廣

陵者見項籍傳一為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一若戰國時人漢武帝王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洨人成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刺王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晋時有吳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傳晋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又有丹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晋末又有一劉毅晉本紀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此皆晋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

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若隨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郎事詩曰空嗟覆鷁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為太學生時以時痛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陶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耶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本

孝知為言官與魯極有釁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爲極詩弃劾之予意刋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劾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胡元亂華我

國家一洗甚弊宜盡革之然予嘗槩紀元諸書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畧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卓五菓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筭另置酒桌於兩楹之間排列壺盞馬盂（馬盂想即今之折盂）及把盞尊卑行跪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䟫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諸事曰人情錢覔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全真教白蓮教回回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眼為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

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温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為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醞籍也後人以為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籍潦倒士耶又北史崔贍傳云容止醞籍者為潦倒也可見矣

褦襶子

褦襶子魏程曉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謂不曉事之意

楊鐵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廉夫號鐵崖博學能文山陰人

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庶夫心知其異圖之
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卧牀一日 朝廷須酒於士誠
庶夫以指畫壁卓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備
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
就遂放歸至 天朝革命又令近臣徙入京師庶夫托疾
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織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
才懶下讀書堂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
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
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貝廷臣所作之傳則
庶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弁復書在誠所用非
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

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後號鐵笛至淞江得莫冶所製鐵笛因二詩并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峯獨樹累無重山疊木曲折之妙真可謂至言 如中州集無全首好者正詩文關國運也

詩韶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爲不知何人所作宋遺事所引廣集草韶語不著出處一則閑儒余應筆一則錢塘瞿宗吉詩話

飛來峯

杭飛來峯在西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竺慧理登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峯不知何年飛來至今名之記憶說郛中不知何書所識以為越王時飛來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來峯一動不如一靜念佛求人不如求己亦往飛來峯之說恐亦荒唐後世又於峯洞中多鐫佛像以鎮壓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芝之始變章法以書此草故曰章草宋羅從常言之急就章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懵然況數說混淆莫之辨正今畧為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

之令上表亦作章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又引王愔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觧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相疑惑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衣宿等八十四字以為漢章帝所書遂為章草然黄山谷米元章俱辦爲謬明矣後曰可通於章奏者耶標擢意也不知何據哉且章帝喜杜書令之章表亦有可通豈一號章奏可草哉黄伯思法帖刊誤云凡章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章草既若章帝者但謂之章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曰爲今卷首偶草章便以為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

一矣其義何也本無章名以下即前二說不必辨矣其曰分波磔者為章草蓋由杜操皇象張芝方章書急就後世黄之本傳焉黄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即曰章草使張杜之本亦傳未可即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曰猶古隸之生今正書蓋史游取蒼頡篇中正字作急就章正字者古真書也秦人王仲次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是為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磔故曰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草者先取法於皇象張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效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章書之先耶其謬加章布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方明而書之來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嘗觧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觧與今曆互各小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觧他事而訛一二字素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迥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備博識參考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虫坯户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藁二十一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宋陵遺骼考

宋陵遺骼事輟耕錄載唐玉潛林景曦為收諸陵之骨而埋之其事績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庚事竟創而妖髡肆惡各人着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相同或傳訛為二及冬青樹之不可移於宋嘉也又引癸辛載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日而失之陶則辯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為名

因發諸陵取寶者唐林二人所収之骨未必皆真而維陵

使所收必多也蓋維即在其地而唐林借人此可知矣予

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

上言欲毁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

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

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

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

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

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

藏諸舊說據此則又决有斯事意其發則發差自差差矣

東嘉者無也而維之火化者必多爲理宗之首亦必然矣

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爲無近墨談

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年月辨以周草窓正當宋末元初

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爲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録於

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况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

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其然年月却又

相同此則必不疑矣葵骨化骨事子之所見或者决然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

以邦爲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爲

虎巳矣又凡言虎率改為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署預為山藥巳矣或折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塘折敬字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祖諱搆勾鉤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真貞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為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至劉温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韓

文滸勢秉饑之諱矣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禎改陽城驛為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為流亭已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借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改華州為泰州章獻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為同判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已為武已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並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尤

海紅花

世俗海云紛紅不靖為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紅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即山茶花也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蓬鬆不見枝幹真可謂紛紅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故劉菊莊詩云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為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為玉茗大朵為山茶小朵為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酉陽雜俎於丹鉛亦曰未詳爲何花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圖乃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既不遠大臨亦非盜人之名者况有蔡絛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氏膽爲之買宅坡卜吉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遂焚券還之然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即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識賣主矣邵不識耶邵或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

耶且郡又推靡而見者嫗何茫然亦杳坡惘其並而問耶
前後文義乖錯言非遺逸事必紕誤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其師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歷志作炮犧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宗師揚子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楊雄傳作宓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烏嘑孔光傳作嗚呼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如萱草一物也毛詩用諼字韓詩外傳稱康談生

論用萱字阮籍詠懷詩用諠字說文用藼蕿萲此三字至於後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呂朝字譜故云紫元方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相通曉者毋足怪也許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率皆兼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許慎說文解字可以槩見

蔡京詞

予舊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話況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後見宣和遺

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讖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釣齊澤耕富春訛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山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臺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閱其地兩石對峙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

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將孰是耶梁范二
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為碑為祠矣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
考索急欲崇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
堆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
又嘗考宋之虞輔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為先生
立祠而碑刻不答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
所為紀於頹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
山巔求之深谷谽然開為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
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土名則為勢家
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唁嘆元
黄縉有記云是時齊為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據是二

說則臺處誠耕之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證也歟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閻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　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侯亦有而甘华子又推廣崔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同

殿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殿馬廄行非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皆非似殿

吹呾

本草序例上吹呾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均故字從口謂吹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吹呾吹者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即上文細切之義與唐註商量斟酌昏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合味之意亦非吹盖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

不逮於杭是矣又僻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霅川（湖州）殊冷僻茂苑（蘇州）大繁雄維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之故予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僻者以白詩證之錯矣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吳越杭惟入宋以後繁華最盛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舊事可知矣若以錢粮論之則蘇十倍於杭然又當知

宋駱詩

杭靈隱寺鷲嶺鬱岧嶤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一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為誰所作偶劉文安定公之集云初起二句乃宋詩宋吟之而又無下韻賓王偶登朗吟續

以終篇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逝矣是知一首二人成故断繫焉世所傳詁析如此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游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遇老僧於殿灯之問應聲成之後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説後世又不傳駱之為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俟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録出但如崧烟針碁栖笋飢个等字世每以為俗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歸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降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為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流叟北中幽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毋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毋其實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

毋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毋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言荒裔之國多鳥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則有所謂仙桃瑶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為辯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議亦未之考也乎

禹碑釋文

禹碑什文楊慎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仕之似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偽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

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什之耳如校廬山紫霄峰刻
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
字欠什及以此二字揚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揚什為又
旅尤非古文語蓋忘家即又旅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
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
於左仍以二公所什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禹
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季彭山諸說在焉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揚州曰降沈揚曰門瀘渚興沈曰揚輿俱發沈揚日俱

登鳥獸交沈曰揚之俱行沈曰揚門俱參身若沈曰揚曰奠洪流沈此曰祈沈湖

俱而日明發沈曰揚發俱酉沈曰揚霸俱興以揚以曰比揚此旅曰忘家宿岳

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依揚曰往求平定華泰衡宗疏

青囊旁錫沈揚曰餘俱仲裡龠塞昏徙南瀆沈縣曰衍沈昌曰亨沈言曰
左制食脩萬國道沈陽曰與俱寧亂沈鼎曰舞永沈燕曰命

不能為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答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弈濟問孫皓聞君在吳剝人面刖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為賈充剝人面為鑿人目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

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杳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樓

吾杭之譙樓郡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為拱北予昂有拱北樓詩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王公改名來遠術者張架揲曰二日內主有家喪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曆日紙遷坐罪王公乃延揲問故揲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哀字形也况遠字二點相續乃淚點也公命揲易之改名曰鎮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蟬鬢

女人纏足起於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蟬鬢始於魏帝宮人莫瓊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緣何得入來唐詩惟翰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金右抹世勣婦為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為風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夢蝶為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端疋大两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為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傳幣錦二兩註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隋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即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去那去乃神物也予隣有比丘尼庵天順中一尼坐化焚時燒出此物云如大乳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即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今撫數說於左霏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色

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因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
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即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
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
利鶖鳥之眼故称云
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又因舍利之名故云
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脩真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
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嘗
試之欲去即去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撮数說于右
紙鳶
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為宮中之戲者䌛而紀
原以韓信為陳豨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

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援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紙鳶之墜又可必在於援地耶其為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鷂子者鷂乃擊鳥飛不太高擬令紙鳶之不起者曰風箏者乃古殿閣之簷鈴爾借以名今之帶絲之紙鳶也各有意義風箏風琴丹鉛總論辯之明矣

玉蕋郎瓊花

雜録辯梔子花即玉蕋花改之為山礬者王荆公以其花葉可以染黄不借礬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載楊州后土廟玉蕋花序文序文以玉蕋郎瓊花也改之為瓊花者

宋王元之之更也予意瓊花在宋極名之勝令作書頌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胡為至貴而楊州者名傳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唐植今雍錄亦以王蓋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即今之梔子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相符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代之為薪即折之為色未能文護使高大也況生於陝移於楊汴在彼亦自為奇矣但齊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錄一樹聳鬆王刻成小有間也非見宋叠瓊花具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朵簇成者然不知孰是